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炳林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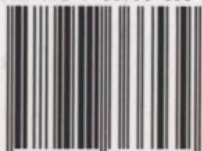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责任编辑:靳 疆
封面设计:施柳安



ISBN 978-7-80736-653-9



9 787807 366539 >

定价: 42.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炳林 主编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炳林主编.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80736-653-9

I. 佛... II. 郑... III. ①佛教-宗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文集②佛教-宗教艺术-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B948-53 J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6056 号

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郑炳林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653-9

定 价 43.00 元

目 录

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 杨 恕(1)

敦煌写本遯真赞所见真堂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一 郑炳林(3)

敦煌密教石窟主尊的毗卢遮那性格

——以莫高窟第 14 窟图像结构为主的分析

..... 郭祐孟(24)

敦煌壁画中的妇女面靺妆

——妆饰文化研究之四 卢秀文(47)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 沙武田(60)

敦煌藏经洞藏品中新发现一件纪年最晚之绢画

——兼及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 公维章(82)

Iconography of the Early Tang Silk Painting

of Famous Images Roderick Whitfield(95)

河西水陆画与敦煌学

——甘肃河西水陆画调查研究简述

..... 谢生保 谢 静(97)

Korean Envoys in Dunhuang Wall Paintings Lena Kim(104)

Yamatoe at Dunhuang Mimi Yiengpruksawan(109)

Wh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s Sponsored Grotto Statuary

..... Amy McNair(112)

佛教石窟造像的视觉心理艺术效果 胡同庆(1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and Koryo Buddhist Paintings:

Some Mistaken Identities Youngsook Pak(125)

甘肃北朝石刻所见佛教故事题材考 魏文斌 吴 荭(128)

海德寺和红城感恩寺藏传佛教艺术 张宝玺(149)

张掖马蹄寺千佛洞 8 号窟石窟艺术 秦春梅(150)

甘肃陇南石窟寺 王百岁(154)

火神阿耨尼与佛陀双头瑞像 赵晓星 寇 甲(181)

西夏人像石座考 赵晓星(193)

两件明崇祯五年金累丝嵌白玉观音造像簪

及其相关问题 郭永利(207)

敦煌单验方与儒佛道关系初探 李应存(216)

竺法护《光赞般若经》解析 买小英(226)

翻译家校阅大师法成事略 张延清(234)

隋及唐前期敦煌、吐鲁番民众的写经活动 杨 君(242)

Дх. 02479《温室启请文》与敦煌的宾头卢信仰 党燕妮(251)

张淮深与宗教关系初探 李 军(260)

Feminization of kuom - yin: Acculturation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Crystal Hui - Shu Yang(278)

略谈佛教徒称“道人”和道教徒称“道人” 杨 森(282)

佛学辩证法钩沉 敏春芳(312)

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以唐蕃关系为主线 韩 锋(321)

《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中的西夏佛教新探 崔红芬(333)

以禅宗为背景看“智慧方便”双修中的

宗喀巴思想特质 朱丽霞(351)

宗喀巴的文殊信仰述评 牛 宏(363)

回鹘——印度历史文化关系三题 桂 林 杨富学(377)

丝绸路上敦煌与夏州间的交通和文化交流考

..... 李并成 解 梅(392)

廉价的解脱:从“镇宅法”看唐五代宋初敦煌镇宅习俗

——敦煌写本宅经“镇宅法”研究之一 陈于柱(401)

李德裕与润州甘露寺 陈双印(429)

论“相扑”的演变与发展 李重申(442)

丝绸之路“蹴鞠”演进的研究 李金梅 路志峻(453)

饽饽·脱脱麻食·圪饽儿 黑维强(467)

附: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程 (485)

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教授在 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学者：

大家好！今天，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联合举办的“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隆重召开，我代表兰州大学向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对本次会议的合作单位美国密西根大学及宁强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兰州大学地处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教育部设在最西边的一所综合性重点大学。古代的兰州是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这条伟大的丝绸之路，既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佛教艺术的东传之路。在中国的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许多佛教遗迹，特别是石窟寺，成为佛教艺术文化的珍宝。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与特色学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敦煌学、佛教艺术、西北历史、丝路文化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在2001年，兰州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及台湾南华大学合作，曾召开了“敦煌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兰州大学又与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召开了“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会后还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今天的这次会议，是兰州大学在佛教艺术文化这一研究领域的继续努力，希望能进一步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宁强教授牵头而建立的兰州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友好合作关系,2001年和今年两次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对于推动佛教艺术与文化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感谢今天与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

最后,我预祝本次会议圆满成功,考察顺利!祝各位代表在兰期间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兰州大学副校长 杨恕教授

2004年7月2日

敦煌写本邈真赞所见真堂及其 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研究之一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写本邈真赞文书中的撰写题记中,我们经常看到有真堂的记载,关于真堂所指,姜亮夫先生认为真堂乃张球堂名(见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于 P. 4660《都僧统邈真赞》后所称);后来颜廷亮于其大论《张球作品系年与生平管窥》(《1990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256 页)亦认为此说有理。此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再没有进行研究和探讨,似乎认同了姜亮夫、颜廷亮先生的看法。我们在研究敦煌写本邈真赞时曾经对真堂有所涉及,但是没有作过多的研究,只是认为真堂与邈真像有密切的关系,可能是安置邈真像的地方,相当于中国古代家族的祠堂。我们最近在研究敦煌有关文献时,留意到与敦煌邈真赞中真堂有关的资料,我们在阅读唐宋史料笔记时,记载很多有关影堂的资料,这些关于影堂的记载和描述,有遗像在影堂中安置,有类于我们对真堂的推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敦煌真堂有关资料的研究;敦煌邈真像的作用;影堂与真堂设置的地点、功用及其作为真堂所反映出来的佛教世俗化人间化倾向。现将我们的看法写出来,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敦煌文献中有关真堂的记载及其 真堂与张球堂名无关

敦煌写本邈真赞写本有很多卷号,关于这部分文献我们于1992年曾经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敦煌碑铭赞辑释》一书,此前陈祚龙先生曾经对部分敦煌邈真赞文书进行了整理和研究,而后有项楚、姜伯勤、荣新江等先生出版了《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颜廷亮等先生的有关著述中多次对邈真赞进行了论述和研究,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专门对邈字作了阐述。这些研究都有助于真堂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真堂的记载只见载于敦煌邈真赞文献的记载。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集中于张球所写的邈真赞题记中,这就不难使人将张球与敦煌文书所见的真堂联系起来,使人得出真堂是张球的堂名的结论。我们由敦煌文书S.528《敦煌莫高乡等配物历》的记载就否定了关于真堂是张球堂名的结论,这卷文书记载到敦煌的灵图寺就有真堂,这卷文书的写作时间显然远远晚于张球活动的时间,与张球毫无关系,说明真堂不是张球的堂名,而是另有所指。

敦煌文书中保留张球撰写作品很多,作为张球撰写的邈真赞并不是全部都表明撰写地点——真堂,只有极少一部分出现撰写地点真堂。敦煌邈真赞写本关于真堂的记载只见载于P.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张球所撰写的几篇邈真赞的题记中,即《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侍御沙州都押衙张兴信邈真赞》记载“邈生前之形像,遗子孙兮瞻视。乾符六年九月一日题于真堂”。本篇没有撰写人题记,姜亮夫、颜廷亮先生认为是张球撰写,其中主要根据就是这篇邈真赞表明撰写地点在真堂的缘故。《沙州释门故张僧政赞》亦没有撰写人题记,赞文称“写平生之容貌,想慈颜而继轨;良工默妙,威仪真器。……大唐

乾符三载二月十三日题于真堂”，姜亮夫根据尾题中有“真堂”二字认为是张球作品，颜廷亮先生也同意这一看法。^[1]《故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敦煌郡耆寿清河张府君讳禄邈真赞》张球题名“从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球撰。……时咸通十二年莫生十五叶题于真堂”。《唐故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没有撰写人题记，尾题：“时咸通十年白藏中月莫凋一十三叶题于真堂”。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称“真堂乃张球堂名”。“真堂一名，见于张球所撰各文，故即以此赞归之球也”。颜廷亮先生同意姜亮夫看法。实际上真堂所见的四篇邈真赞中只有一篇邈真赞有张球的撰写人题记，其余三篇都是姜亮夫先生根据题记中有真堂而推测为张球所撰的。四篇邈真赞中，有三位被赞者是张姓，一位翟姓；从被赞者的社会身份看，一位是归义军官府的官员，两位敦煌僧官，一位敦煌贤达。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邈真赞都不会撰写于一个地方，所以真堂也就不会单指张球的堂名。

要弄清楚真堂是否是张球的堂名，主要还要搞清楚张球在归义军时期活动的地点。张球的生平事迹颜廷亮先生作过详细的研究，荣新江先生就此也作过多方论述，本人在两位先生的基础上就张球与张景球是否是同一个人也作了考订，并就张球的官阶晋升进行了排列，认为张球即张景球，直到景福二年撰写《索勋纪德碑》仍然还在归义军幕府中任职，此前文书记载到张球，但是没有记载他的活动地点，所以真堂可能与张球的堂头没有任何关系。其次张球从归义军幕府退職以后，主要从事教授生徒的工作，敦煌文书 S. 5448《敦煌录一卷》记载这件事情：

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卒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文猷，天不慙遗，民受其赐。^[2]

荣新江、颜廷亮等先生认为 S. 5448《敦煌录一卷》为张球所撰写，原卷卒和球字都带单人旁，唐耕耦先生释作球。这里是张球晚年离开归义军幕府之后所从事教授生徒的地点，该卷撰写的时间根据颜廷亮先生的研究认为是乾宁元年(894)稍后，因为大顺元年(890)张球撰写《张淮深墓志铭并序》时还担任归义军幕府官职，而撰写于乾宁元年或者稍前的《李明振墓志铭》没有属衔，表明他退出了归义军幕府专以教授生徒为业。其次 P. 2537《略出纂金》卷一末尾题记“宗人张球写，时年七十五”，就是张球教授生徒时期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张球乾宁元年以前主要活动在归义军幕府，此后主要在敦煌西北一里之寺小堡，以前不可能有堂头之称，乾宁元年之后教授生徒的地点也没有真堂的名号。另外颜廷亮先生确定为张球所撰几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尾题也没有真堂的堂头名号，表明真堂不是敦煌文士张球的堂头名号。

其次我们根据敦煌文书记载，晚唐五代敦煌灵图寺有真堂之设。P. 3718《程政信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程政信和尚的僧官由于没有题名，序文没有记载，只知道他偏奖恩荣之秩，权封紫彰。“和尚俗姓程氏，香号政信，则武昌之贵派也。福星胎胤，遂为敦煌人也。……自太保统握河陇，国举贤良。念和尚雅量超群，偏奖恩荣之秩。内廷虽未奏闻，权封紫彰。道俗钦崇，四众频来诘难。问一答十，颜子却诞于人寰。独悟非常，人理近偷于安远。一从任位，十五年余。广瞬时流，徒皆悦口。长兄东往，期限未至于家庭。否泰难更，宝树花萎于行列。过圆已备，示灭不比于诸凡。立召缁徒，俨然化毕。遂则门人伤悼，泪双垂之悲。俗眷哀荒，鹤林变切。依稀顾攀，邈影遗容。粉绘威棱，丹青仿佛。△乙不才之器，敢当金石之言。纰谬无诚，略名年月。……门人失序，徒众惶惶。长兄奉使，不遇师亡。唯留弟侄，血泣哀伤。图形绵帐，邈影真堂。魂飞菖蒲，魄往西方。俊忝时友，聊陈数行。以俟他日，归依法王。”^[3]程政信根据 S. 2575《天复八年八月灵图寺徒众请大行充寺

主牒》署名中有“徒众政信”，表明程政信是灵图寺僧，历任法律、僧政等僧官。这篇《邈真赞》的撰写者是张灵俊，灵图寺僧，历任都法律、福田都判官、都僧政等僧官，为范海印、张良真、阎子悦、曹盈达、刘庆力、马灵仝、程政信、梁幸德、张明德等人撰写《邈真赞》。^[4]因此“邈影真堂”就是指为程政信和尚在灵图寺真堂中绘画影真像。S. 528《敦煌莫高等乡配物历》记载有灵图寺真堂：“奉唐寺两分，城东楼上天王一分，灵图寺真堂七（三）分”。^[5]既然灵图寺内设置有真堂，这个真堂不可能是张球的堂头，张球更不可能将自己的堂头与灵图寺真堂同名，因此我们认为真堂与张球无关，真堂不是张球的堂头名称，它的功用不是书房，而是另有其用。

二、敦煌文献记载真堂设置、邈真像绘制及其功用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真堂文献记载比较明确的有灵图寺真堂，其余撰写《邈真赞》几人中只有张僧政等僧人的《邈真赞》可能撰写于寺院真堂中：“门人伤切，号天叩地。释侣怆而含悲，痛贯摧乎心髓。写生平之容貌，想慈颜而继轨。良工默妙，威仪真器。宜毫缀以龙文，记香名而不坠。”既然是应寺院门徒的请求撰写的《邈真赞》和绘制的邈真像，这个绘制地点应当是在寺院而不是其它地方。另外《河西管内都僧统《邈真赞》并序》也记载撰写于真堂，而根据唐悟真撰写的《河西都僧统翟和尚《邈真赞》》记载：“天命从心，寝疾于床。……邈生前兮影像，笔记固兮嘉祥。使瞻攀兮盼盼，想法水兮汪汪。”这个真堂应当也在寺院中，又据《邈真赞》记载翟僧统曾经修建龙兴寺，他可能就是龙兴寺的载籍僧人，^[6]因此翟僧统的真堂有可能就设置在龙兴寺。而张兴信、张禄官职河西节度押衙，《张兴信《邈真赞》》称“邈生前之形像，遗子孙兮瞻视。”《张禄《邈真赞》》称“千秋美誉，应同玉壶。”供子孙们瞻视的邈真像不可能放在寺院，同时他们也不可能临终还要病逝在寺院中，因此这个真堂不可能

指寺院的真堂,而是家族安置灵堂或者遗像的处所。由以上敦煌文书所记载的真堂的资料来看,当时敦煌的真堂分为两类:一类是寺院设置的真堂,如灵图寺、龙兴寺设置的真堂;一类是属于敦煌俗姓家族设置的真堂。

关于真堂的性质或者功用,从以上所引邈真赞记载看,真堂是安置邈真像供人瞻仰祭祀的地方。要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对敦煌写本邈真赞中记载邈真像的作用和功能作一全面考察。P. 4660《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7]收录的邈真赞有:

《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赞》称:“愁云四起,门人泣血。图兹影像,往来瞻谒。”绘制邈真像主要是为了门人往来瞻仰祭拜的。

《阴法律邈真赞并序》称:“贤兄恻骨,靡陈心素。子弟悲哀,归投无措。既丧尊师,迷情失路。邈之影像,往来瞻睹。彩笔缀兮龙文,记香名兮永固。”绘制邈真像主要是为了贤兄、弟子往来瞻睹的。

《令狐公邈真赞》称:“行路伤悼,僻踊子孙;临坟哀恻,聚徒愁云。邈灵踪之影像,空祭拜于明魂。”绘制邈真像是为了祭拜中使用。

《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称:“既安终于毕世,亦子孙之昌宁。周旋薤露之歌,执紼皆严于丧礼。”绘制邈真像主要是为了在丧礼中使用。

《阎英达邈真赞并序》称:“邈之形象,永奉风流。”绘制邈真像目的主要是为了瞻仰其往夕容貌。

《索法律智岳邈真赞》称:“门徒悲兮切切,道俗感兮绵绵。留丹青兮彩邈,笔毫记兮功镌。”绘制邈真像目的为了门人、道俗瞻仰。

《索义辩和尚邈真赞》称:“宗亲恻哭,门人荼毒。梵宇凄伤,行路频蹙。图写生前兮影像,笔端聊记兮轨躅。”索义辩是晚唐敦煌名僧,僧官至都法律,影响所及,死后无论寺院中的门人,还是宗

亲或者路人,都很悲痛,绘制邈真像主要为了纪念。

《沙州缙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称:“图形新幃,写旧真容。奄却青眼,谁当白眉。两朝钦德,一郡含悲。遐迩瞻仰,无不归依。”绘制写真像主要为了远近瞻仰,因为李和尚是敦煌缙门三学法主,地位很高,在吐蕃两任赞普中受到很高礼遇,才能一郡含悲归依。

S. 4654《罗通达邈真赞并序》记载:“贤孙孝子,望朱门而不回。图形写真,流万古而永祀。”^[8]绘制邈真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贤孙孝子们永祀所用。

P. 3541《张善才邈真赞并序》记载:“写真绵帟,用祀标尊。……双林变鹤,七众哀缠。千僧叹美,泣泪潺湲。四部无望,失绪愕然。门人痛切,哽噎悲煎。龙华会上,奉结良缘。图形写影,无异生前。宗亲永祀,不绝香烟。”^[9]张善才是敦煌名僧,威望甚高,绘制他的邈真像除了供其弟子门人纪念活动用外,因为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高僧平常居家,不住寺院,因此绘制他的邈真像还有供其宗亲祭祀中用。赞文中一再强调他的邈真像绘制无异生前,其中透露出一种信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绘制邈真像有一种偏离原貌的趋势。

P. 3556《名人名僧邈真赞集》^[10]有关记载:

《都僧统汜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故我大师图形留影,弟子固合奉行。遂募良匠丹青,乃绘生前影质。日掩西山之后,将为虔仰之真仪。……图形绵帟,亦度迷愚。百年之后,用奉所依。”图形留影主要是让其弟子作为虔仰之真仪,敦煌文献记载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高僧丧仪中有真仪與之类的东西,就是安置邈真像的。

《贾僧正清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图写平生影,标留在世踪,后来瞻眺者,须表世间空。”图写平生影像主要是为了留迹在世,让后来者瞻望。

《张法律尼清净戒邈真赞并序》记载：“孤兄叫切，贤姊悲煎。隔生永别，再睹写影。略题数韵，用记他年。”写影主要是为了孤兄贤妹思念中瞻望。

《张戒珠邈真赞并序》记载：“六亲哀切，恨珠溺于深潭；九族悲号，痛光沉于大夜。攀之不及，徒泣断于肝肠；望之有思，写真仪于绵帐。”绘制写真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六亲九族纪念活动中使用。

P. 3718《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赞集》^[11]有关记载：

《张明集邈真赞并序》记载：“图形绵帐，伤悼二亲。三时奠祭，万古长春。”

《张良真邈真赞并序》记载：“乃招匠伯，绘影生前。遗留祀礼，粗佐亏僭。”

《阎子悦邈真赞并序》记载：“偶因凋瘵，以写生前。遗影家庭，丹青仿佛。……方告匠伯，预写生前。丹青绘影，留影同先。”

《刘庆力和尚生前邈真赞并序》记载：“乃召匠伯，盼像题篇。逝迁之祀，聊佐周旋。余以寡识，助荐同年。”绘制的目的是为了逝世之后丧葬仪式中使用的。

《马灵佺和尚邈真赞并序》记载：“四众顾恋，哀鸣绘睹生颜；二部同臻，呼嗟盼瞻故貌。……图形绮帐，荐俟他年。”绘制的目的是为了他年瞻仰和祭奠使用的。

《张喜首和尚写真赞并序》记载：“笔述难穷，绘真绵帐。四时奠谒，千秋瞻仰。”绘制邈真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四时祭奠和瞻仰使用的。

《张清通写真赞并序》记载：“图真绵帐，犹想可观。三时奠谒，千秋万年。”绘制真容的目的从邈真赞记载看主要是为了三时祭奠使用的。

《索律公邈真赞并序》记载：“会（绘）真影于绵帐，图生像于仪容。依稀玉貌，想灭遗踪。”绘写真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来纪念